

回首來時路

賀主柏

退休後，我喜歡去惠蓀實驗林場休閒，獨來獨往漫步溪水山巒，毫無心理負擔、約束、自由自在、很自然，尤其那兒有許許多多的往事，勾引我的回憶。所以，我對朋友說我是「回鄉探親」的，往昔的「親情」是難忘的。

現在從台中開車去林場，大約一小時左右可以抵達，從前（五十年代）則分三段行程：台中至埔里、埔里至眉原（原住民族部落）是汽車、再提著包裹走路步行，就時間上；單以由眉原走到林場辦事處的關刀溪，就要花二個多小時。這段路是中興大學（以前的省立農學院時代）為教學研究及運材所需，自己開闢的，是用山上伐木收入的錢開闢、保養、改善，至80年前後政府補助，再拓寬改善，而成今日的路面。

當我在人工林的步道上漫步時，回憶當年造林的情景：從比米粒還小的種子，經一年或二年培育成30公分左右高的苗木，出山栽植在預先準備好的造林地，接受陽光的照射、雨露的滋潤、風霧的撫摸，年復一年地挺直生長。那時看到高不及膝的樹苗，長到樹比人高時，那份欣欣向榮的嫩綠梢芽，猶如少年人的粉紅笑臉，給予投身造林工作人員溫馨的成就與喜悅感，如今，人在樹林裏仰首樹梢，在陽光下迎風、招霧，相對比之下，人竟成了侏儒，顯得多麼渺小，時間竟如此造化人、樹間的變化。

再想起造林過程：五十年代初期，台灣

還處於貧窮時期，那時造林要僱工人很容易找，而且多是體強力壯的人，他們高高興興地來工作，在農閒時，能來賺些「打工錢」，心境自然愉快的，八十年代的現在造林工作，再也難得僱到如此的人了，尤其是他們工作時的誠實。

整地是決定造林方法的架構，工人聽從監督人員的說明做：開始時，在山坡的下方，面對山麓上，成一字形排列，二人間隔約二公尺，開刀時，先砍兩個疊積行的草木，砍斷後就原地向下倒伏，即草木之基部在上坡，梢端倒在下坡，順著斜坡放置，較平穩落實，不會因風吹而零亂，左右兩側的疊積行，為左右兩人共同之疊積行，砍完疊積行草木後，人仍站立原位不動，再砍面前的植列行，靠右側的草木砍斷後推向右側的疊積行堆積，靠左側的草木砍斷後推向左側的疊積行堆積，砍植列行中草木時，須儘量就地面砍斷，這是準備栽植樹苗的行列，日後草木再萌芽時，不要讓它很快擠壓遮蓋樹苗，妨礙樹苗的受光作用，也有助於撫育割草時，能明顯地看到樹苗，不會失誤而砍傷、砍斷樹苗。工人們有力地一刀一刀，從容地砍著，草木一一應聲而倒，任憑擺佈。當他們發覺砍割不順手時，便拿出預帶的磨刀石，把刀口磨利。砍到山峻線時，回頭向下方望時，植列行已成一直線溝渠形。工人們的這種操作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他們是在做體操似的，其動作有勁且從容，流汗也

不多。這也許與他們長期從事農業工作有關。那時我與常在山上工作的同仁走山路時，我的汗流量就比同事們多。

樹苗是栽植在植列行的中央，一般是用鋤頭在植列行的中央，先作「定點」挖掘一、二下，其次是將定點穴中之草根及石塊等挖除，最後將鋤頭對準定點穴之中心挖下去，鋤頭不拔出來，隨即用左手在裝苗木的「茄箕」(袋)中，取出一株苗木，右手把鋤頭柄往下方壓，此時鋤頭之尖端處，即形成一凹穴，左手隨即把苗木插入穴中，然後順手撥些土壤填埋，再輕輕地拉提苗木振動二、三下，俾使苗根在土壤中能舒張，然後把鋤頭拔出，並用腳將苗木周圍之土壤踏實。

樹苗栽植後，林地裡的雜草雜木也會隨之萌發生長，如果對樹苗有擠壓遮蓋現象，會影響樹苗的生長時，就需要加以清除，這就是每隔相當時期就要執行的撫育割草。割草工作難比整地、栽植容易操作。但為了工作效率與植株之安全，亦有技術性之注意事項：工人站在植列行先割左右兩側疊積行之草木，然後割近疊積行之植列行草木，最後把鐮刀之背部靠近植株樹苗且近地面而向左、向右揮砍，如此，不但不會傷害樹苗，且近地面割斷草木，可以使幼小的樹苗受到充裕的陽光。兩側疊積行堆積的草木，成了幼嫩樹苗不受強風吹襲的屏障，日久腐爛後成為有機肥料，有助樹苗茁壯高大生長。

整地，栽植是一次工作就完成，但是撫育割草則需經過數年，每年割草的次數也不同，原則上是在樹苗受到草木擠壓遮蓋時就需要割除。也可視樹苗生長之速度而決定需要割草的年數。當苗木長大後為果林地有藤蔓纏繞到樹梢時，尚須進行切斷藤蔓的撫育。

無論整地、栽植、撫育割草，其工作之好壞，不完全在其技術是否正確，最重要的還是在工人的誠實與良心，因監督人員只能指導其技術，不可能釘視著每個人的操作。

那時的造林工作是相當辛苦的：約凌晨四時負責煮飯的工人就起來煮飯，五點多大家便得起來吃早餐，並盛裝中午的便當，吃的菜是可憐的，更談不上營養，多是小魚干，菜瓜干等類，如運氣好在造林地或路途上採到些野菜（如香菇、木耳、蒟蒻等…）才有得加菜。工人們每天都是天一亮就啓程赴工地，中午吃完便當，則各自選適當地點，以天為帳，以地為床，或躺或蹲坐，打盹一陣之後便工作到「夕陽無限好」時才歸巢。而在回途中，每個人都得順便帶些枯乾的薪柴回去，以便煮飯燒水，真是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。回到工寮，即輪流洗澡，各自磨鐮刀，鋤頭，吃完飯大家聊聊天，不久就睡覺，那時連收音機都沒有，實在是沒有一點娛樂可言，真是單調。但大家還是誠心樂意的來工作，而且也盡心地把工作做好，並沒有對工作感到煩燥，苦惱。這就是：「以農業支持工業時期」的勤奮精神象

徵。

所住的工寮，非常原始簡陋，是就地取材，用小徑木作架，茅草為蓋搭建而成。飲用的水是利用粗大的桂竹，剖開後打掉環節連接起來將水自上游引到工寮。現在想起來，來也另有一番風味。可不是嗎！飲的是乾乾淨淨現在都市裏非常羨慕的，有錢買不到的活泉水；呼吸的也是原始的清新空氣；在寧靜的環境裏，日夜享受自然界的鳥啼與蟲鳴所組成的樂曲，而無噪音干擾。但人總是懵懵懂懂的，這些情趣在那個時候，有誰會珍惜？能領悟得出其可貴！知所享受呢？！

這就是老來的我，愛上山去探親，對往日在山上工作回味的原因。

森林是水的故鄉，造林工作不僅是厚植國力的工作，更是既神聖又紮實的環保工作，希望大家一起來造林，為後代子孫培育資源。

致歉聲明：

本文中詳述整地、栽植、撫育的動作，是針對一般讀者，尤其是無林業經驗的讀者之報導。可能林業界同仁認為太囉嗦，那就抱歉！

作者：係中興大學技正兼實驗林管理處研究發展組主任職位時退休，52年起曾任育林組主任十多年。

地址：台中市積善里國光路238巷72號。